

【 锦绣铺舒 】

李 明◎著



 凤凰出版社

锦绣铺舒

李明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绣铺舒 / 李明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5.7

(吴中文库)

ISBN 978-7-5506-2189-3

I. ①锦… II. ①李… III. ①刺绣-民间工艺-研究

—苏州市 IV. ①J5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8522号

摄影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悦勤 李明 杨忠明 吴春年 肖锋

张佳民 张炎龙 陆兆里 郑思年

篆刻 张炎龙

书名 锦绣铺舒

著者 李明

责任编辑 汪允普

装帧设计 周晨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s.com>

经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天鹅荡路2号, 邮编: 215000

开本 718×1005毫米 1/16

印张 26.75

字数 475千字

版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2189-3

定价 140.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2-68180788)

吴中文库编辑委员会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建庭 王仁宇 王稼句 乐 江 叶正亭

沈建东 张炎龙 范小青 周一风 周凤鸣

周钰坪 查伟峰 唐峥嵘 薛 冰

主 任 范小青

执行主任 乐 江

总 序

范小青

我从小在苏州长大,刚懂一点事,刚用眼睛看世界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苏州,而在苏州的几十年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吴中,住在吴中,吃在吴中,行走在吴中。虽然不敢说已遍历吴中山水,尽观吴中风物,但那青山绿水以及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就像阳光雨露那样滋润着我。许多年来,无论我身在何处,眼前总会浮现出一幅幅引人入胜的画面:春天光福的梅花,夏天太湖的碧波,秋天陆巷的落叶,冬天灵岩的风雪,还有那水巷橹声,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太湖三白,石家十菜,乃至农家小院里的吴侬软语……既让我沉醉,更让我怀想,让我遐思。吴中不仅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不仅集天下山水之秀,集天下工艺之精,集天下饮食之美,更是文化丰厚,人物鼎盛,人文历史源远流长,并且形成了风雅、秀慧、细腻、柔和的文化特征。

追溯吴中历史,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就置吴县,为会稽郡首县,千百年来都与苏州郡城同城而治。因为吴县是春秋吴国的中心,迟在汉初就别称“吴中”,后来的苏州,甚至以苏州为中心的更大范围,也别称“吴中”。直到2001年,分吴县(市)设吴中区,一个流芳千古的地方别称,正式成为地名。

吴中文明的曙光,出现在远古时期。三山岛遗址是长江下游惟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它将长江下游特别是太湖流域的人类历史推至一万年。张林遗址、陈湖遗址发现了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大量典型器物。近年木渎境内春秋古城遗址的发掘,被列为201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它对“吴大城”的研究提供了颠覆性的最新资料。迄至于今,吴中区下辖七个镇中,有三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两个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五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六个中国传统保护村落;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一百二十四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处,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十九处。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总有五十项,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国家级四项,江苏省级五项。在一个七百四十餘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拥有如此众多、如此丰富、如此厚重的文化积淀,实属罕见。

崇文重教,人文化洽,这是吴中代代相传的优秀传统。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更

应该将前人留下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传承下去。中共吴中区委、区政府审时度势,作出了编辑历史文化丛书《吴中文库》的决定,并由我来主持此事。这让我十分惶恐,深感力有不逮。但吴中区委、区政府对文化传承的那份热情和真诚,让我深受感动,更何况我自己深受吴中大地恩泽,能够为吴中文化的传承和推广作一点自己的努力,也是一种荣幸。说起《吴中文库》的编辑,不能不提到我的故交,吴中区委书记俞杏楠先生。他生于斯,长于斯,踏上工作岗位以来,从未离开过他深爱着的这方故土。经年累月,他对文化尤其是吴中文化有了自己独特的体会和感悟。文化是有生命的,需要呵护和打理,吴中文化与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它不仅属于吴中,属于苏州,也是炎黄子孙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他看来,发掘、整理并用文字和图片来记述吴中的优秀文化遗产,既是对历史的负责和尊重,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近年来,吴中区着力打造“山水苏州,人文吴中”品牌,以“文旅融合”、“惠民富民”为抓手的文化旅游服务业蓬勃发展。光福、舟山的玉雕、核雕,甪直的水乡服饰,洞庭两山的碧螺春、红橘、杨梅、枇杷,无不饮誉海内外;西山、东山、光福、木渎、甪直等地,逐渐成为长三角地区的经典旅游景区;香山工坊、中国工艺文化城等载体的构筑,再度张显吴中工艺大观,使全国业界精英的目光向吴中聚焦。吴中文化既是吴中人民的智慧结晶,也是吴中人民的精神家园。将文化打造成产业,铸造成品牌,在保护中利用,在传承中弘扬,让文化惠及民生,走出了一条“保护发展两相宜”的文化创新发展新路,在传承和创新中续写吴中文化的现代篇章。

《吴中文库》凡二十种二十四册,涵盖了吴中的历代人物、名胜古迹、风物特产、民风习俗、工艺文物以及诗文等地方历史文献,无论是涉及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堪称吴中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可读性、观赏性、史料性并存。作为一名文学写作者,我还深切地感受到,吴中清丽的山水和璀璨的文化,也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和宝库。

在《吴中文库》即将付梓之际,请允许我代表编委会,向所有作者和摄影者,向凤凰出版社和编辑者、装帧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2014年10月18日

前言

这本《锦绣铺舒》系《吴中文库》工艺类分册,所谓“锦绣”,即华丽的丝绸和刺绣,它源自人类织纹刺彩的造物活动,本书铺陈展现的内容乃是吴中织绣。

早在商周时,我们的古人已能织造彩锦,绣制彩纹,美化生活。由此,人们把精致华美的丝织品称之锦绣,将美丽或美好的事物喻为锦绣。如膏粱锦绣、金玉锦绣、锦绣乾坤、锦绣前程、胸罗锦绣等,无一不是对美景或美事的赞美,锦绣成为人世间最美好的象征,并演化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

吴中虽属弹丸之地,却地处江南这一全国丝绸生产中心的核心区,织纹刺彩造物活动肇始于远古,兴盛于唐宋,明清至现当代,织绣品出数之多,品类之繁,工艺之精,质量之优,尤饮誉海内外。

织绣是吴中的瑰宝和骄傲,有着工艺、文化、科技等多重内涵和重要价值。

首先,作为手工技艺之一,吴中织绣既是一种技术,又是一种艺术。千百年来,它以活态方式传承演化,与吴中人的生活紧密交织,凝结着吴中人的集体意识,积淀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记忆。作为文化载体,织绣饱含着弥足珍贵的文化信息,蕴藏着吴中文化基因,代表的是苏式艺术的品质:精致、文雅、秀美、和谐。

其次,织绣还是一种生产力,可以创造财富。吴中织绣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总与经济因素紧密相连,它从不缺乏来自经济方面的运作和支撑,经济因素向来就是织绣的命脉所在。作为一种重要的民生,织绣对整个地域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举足轻重。以文化遗产为依托的吴中织绣文化产业,将给人们带来更丰厚的社会财富。

其三,吴中织绣的发展,建立在手工技艺和科学技术不断发明、革新的基础之上。数千年的磨砺和淬炼,无论织造或刺绣,均经历了由简单到繁琐、由粗放到精湛的漫长过程。织法、针法的日益精进;原材料的不断出新;染色、配色新技艺的频频推出;机械设备的更新换代,促使织绣艺术佳作叠出,在中华乃至世界艺坛上大放光彩。而一座座里程碑的建立,均是织绣人对古人和自我的一次次超越,层出不穷的珍品佳作,展现出吴中织绣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和卓越品格,在中国织绣史和科技史上写下浓墨重

彩之篇章。

其四,织绣是“母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女红文化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过去,吴中女子从小就要穿经经纬、飞针走线,母教女,嫂教姑,代代相沿。长年累月,她们的手艺得到充分练习,不仅件件拿得起,且工多艺熟,熟能生巧,巧能生华,技艺日益精湛,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织绣高手。而巧夺天工的奇思妙想,独具匠心的手工技艺,复杂细致的劳作过程,也赋予了吴中女性温柔、内敛、智巧、精细、坚韧的秉性。凝聚心智的自用或馈赠织绣品,以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深厚的内蕴,浓浓的祝福,顽强的生命力,与民俗生活朝夕相伴,传递文明,使吴中民俗活动更加多姿多彩,充满大美与大爱,积淀为吴中女红文化结晶;而作为商品生产的织绣品,则成为吴中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进入另一种新的循环。

其五,吴中织绣是对外交流的特殊媒介,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形象代言。早在古代,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吴中织绣就对东南亚织绣产生深远影响。近代,通过商贸渠道,或是国际博览会等形式,吴中织绣输往世界各地,名扬四海,为产品外销、开辟利源打下基础。建国后,作为友谊桥梁,其借助商品流通、窗口展示、赠送国礼、现场表演等方式,广播五洲,以自身独特的魅力,赢得赞誉,成为对外文化交流中最美的纽带。

吴中织绣如此辉煌灿烂,我们理应让世人看到它,了解它,爱上它,弘扬它。

本书之旨,在大吴中视野下,多维度对吴中织绣作面面观。全书以纵向发展为经,横向传播为纬,梳理吴中织绣的演绎脉络,展示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流变轨迹;从汇入鲜活生活的织绣品着手,诠释两者间息息相关的联系,感受那个逝去时代的文化氛围,显示吴中织绣的珍贵性;分析吴中织绣的生产体系和变迁,从中引出对传统手工艺生产方式的反思;叙述吴中织绣工艺流程和技法,揭示它的技艺和风格,领略其自成一派的艺术秉赋和精雅绮丽的艺术风采,彰显其品格和精神;解析吴中织绣的传承方式和传播途径,证实惟有开放和包容,才能使吴中传统织绣文化以各种形式得到延续;荟萃吴中织绣名手名作,与读者一起,进一步体认艺术家们的卓越创造和杰出成就,感知吴中织绣的古韵今风和无穷魅力;最后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探讨吴中织绣的生存现状和再生之道,寻求当代吴中织绣行之有效的生存和发展方式。

吴中织绣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但愿通过面面观,能唤起人们的认同感和亲和力,大家共同来珍视吴中织绣,保护吴中织绣,帮助它融入全新的生活,避免其在“物换星移”的社会转型中逐渐消亡,显然,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是为序。

001 前 言

第一章 源 流

- 001 第一节 远古 :滥觞肇迹
- 013 第二节 三代至六朝 :走向成熟
- 021 第三节 隋唐五代 :长足进步
- 030 第四节 宋元 :迈向新高峰
- 040 第五节 明清 :繁盛巅峰
- 050 第六节 近代 :式微转型
- 058 第七节 现代 :凤凰涅槃

第二章 品类与生活

- 073 第一节 织物品类和绣种
- 083 第二节 奇巧百端实用品
- 100 第三节 诗情画意观赏品
- 106 第四节 祝福求佑宗教品
- 113 第五节 斑斓璀璨戏剧装
- 116 第六节 多彩外贸织绣品

第三章 织绣品的生产

- 122 第一节 古代织绣品生产
- 137 第二节 近现代吴中织绣业

141 第三节 当代吴中织绣品生产

第四章 吴中织绣技艺

155 第一节 织绣工具和工艺流程

179 第二节 织造技法和刺绣针法

196 第三节 技艺特点和风格

209 第四节 吴中织绣地域风格

第五章 传承和传播

234 第一节 薪火相传

266 第二节 传播交融

第六章 名家和精品名作

301 第一节 织造代表人物和精品名作

334 第二节 刺绣代表人物和精品名作

第七章 生存现状和再生之道

376 第一节 现代化进程下遭遇危机

378 第二节 活态存续现状

406 第三节 再生之道

415 后 记

416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 源 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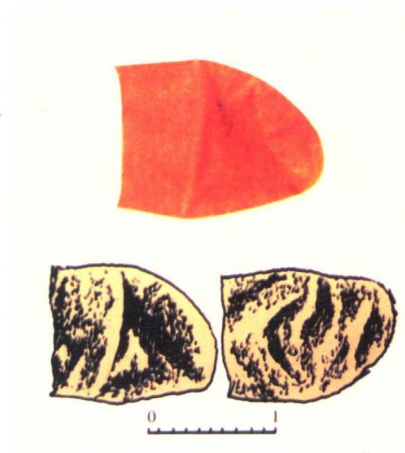
第一节 远古 : 滥觞肇迹

一、史前吴地蚕桑起源

中国丝绸,上下七千年,源远流长,璀璨光耀,独立于世界之林。它的起源离不开三个条件,一是野生桑蚕的存在,二是有进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人类,三是蚕丝纤维纳入纺织原料。那么,远古时期,桑蚕是如何起源的呢? 考古实物为我们了提供信史。

先看北方黄河流域。

1920 年代,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这一惊人发现,倍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考古学家李济将它带至华盛顿检验,证明其是家蚕的祖先,蚕丝乃中国发明,成为不争之事实。经昆虫学家刘崇乐鉴定,这是桑蚕茧,美国斯密森学院做出同样的认定。日本学者布目顺郎推断为桑蠃茧。池田宪司在经多次考察后,则认定这是一种进化不够的家蚕茧。也有学者怀疑发掘的科学性,认为蚕茧是后世混入的。这半个蚕茧标本,距今五千六百年至六千年,它到底起何作用,能否成为养蚕起源的最早例证呢?



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半个蚕茧

1980年代,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距今约五千五百年前的丝织物残片,为桑蚕丝纤维,织物结构不仅有平纹型,还有两根经丝成组的绞纱型,这是北方发现的最早丝织品实物。遗址周边地区还有不少相关发现,如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中的茧形窖穴,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均有陶蚕蛹出土,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发掘出仓形器(古代络丝器具),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双连罐,上有很多蚕形昆虫刻划。

考古证实,黄河流域应是人工饲养家蚕的最早起源地,那半个蚕茧标本完全可作学术采信。

再看长江流域,诸多文化遗址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发现。

1958年,在湖州钱山漾新石器遗址中,发现距今四千七百五十年前的家蚕丝带和绢片。既然它们已被加工成丝织品,那么,当地养蚕种桑的时间当更早。尤为令人惊讶的是,丝织物中不仅有已碳化、但仍有一定韧性的丝带、丝线等,还有未炭化而略显黄褐的绢片,呈平纹组织,经纬密度分别为每厘米五十二根和四十八根,竟与现代生产的H11153电力纺密度相近。

1973年,在距今约七千年前河姆渡遗址中,有大量纺织工具出土,特别是虫形象牙雕器上,刻有编织纹和蚕纹图象,形象生动。马家浜文化崧泽时期遗址内,发现有桑树。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黑陶器上有丝绞纹和蚕形纹,距今也有四千年以上历史。

最引人注目的是,距今六千多年的吴县唯亭草鞋山文化遗址,居然有已炭化的纬花绞纱罗织物出土,虽系葛布,但编织技法的发明乃是丝绸织造发展的技术条件。同时发

浙江湖州钱山漾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绢片



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罗纹葛布



现的还有陶制纺轮、骨制梭形器、木制绞纱棒等纺织工具和缝纫工具等。

上述遗存和文物表明,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地区,应为独立的蚕桑发源地,起源时间或许比黄河流域更早。吴中,正处太湖流域核心地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以自己的聪慧智能,逐渐学会对蚕丝的使用,创造并掌握了丝织生产工艺,丝织品由此开始进入人类生活史。

二、远古吴地刺绣滥觞

绣艺胚叶的孕育,要具备用于缝纫的针、线缕、一定的染色工艺三个必要条件。

针亦称“引线”,乃缀衣的必备工具。它的发轫,首先源于先民蔽体实用之需。《韩非子·五蠹篇》就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要将兽皮或草叶连缀,必须借助工具,于是用于缝纫的针应运而生。

据科学家推测,早在二万五千年前,人类祖先已学会缝衣御寒,满足实用和审美需求。1930年代,首枚骨针于北京房山县周口店出土,针孔窄小破裂,针尖锐利,通体磨光,保存完好。本世纪初,在内蒙古发掘出一批距今八千五百年的骨针,多数微微弯曲,少数为直针,尾端有规整的针眼。

1970年代,在宁绍平原的河姆渡第一、二期文化遗址中,发现一批距今七千至六千五百年的骨针,分别为六十一件、十八件,“取材于骨质较坚硬的管状骨,精工细磨而成,针眼处稍宽扁,针尖锋利,一般针长六至八厘米,最长的达十五点二厘米,形似钢针”(《中国河姆渡文化》)。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五十六根骨针出土,磨制穿孔技术精细,长度从五厘米到十九点五厘米不等,直径粗的达零点八厘米,细的仅零点三厘米。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蚕纹牙盘



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骨针



原始的管状针、骨针，酷似现今的钢针，隐含着人类争取生存繁衍的智慧，成为缝纫技术产生的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对刺绣滥觞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对后世刺绣艺人而言，针如同手中之画笔，飞针走线，描龙绘凤，离不开纤细如毫的金针。若无先人创制骨针，后人很难从缝制衣服的针法中获得启示，也不可能孕育延续至今的刺绣艺术。

线缕，连缀兽皮草叶的必备材料。原始先民在学习使用骨针之际，尝试捻制线缕。他们受手搓绳子原理的启示，先后发明绩、纺技术。绩是将麻搓捻成线或绳，纺则是将丝、棉、麻、毛等做成纱。1970年代，河姆渡第三期文化遗址曾出土石纺轮十一件，陶纺轮二十一件。石纺轮通体精磨，轮边略斜，均为一面钻孔，其中一件较大，一面留有不规则的射线纹。陶纺轮有扁平圆形、算珠形和“凸”字形等，多素面，少数施陶衣，饰锥刺纹。这表明先民很早就运用专轮进行纺纱。这种原始纺织工具，由专盘和专杆组成。专盘是以陶质或石质的圆形盘，圆心有孔；专杆指插入圆孔的杆。使用时，先将纤维缠在专杆上，然后将纺专垂下，一手提杆，一手转动圆盘，令其向左或向右回转。其巧妙处在于利用专盘自身重量和旋转时产生的力，加捻纤维使之成线。纺专在中国至少延续七八千年，直到1960年代，人们还能见到农村妇女，聚在家门口，一边捻线，一边聊天的生活场景。它的问世为手摇纺车奠定了基础，是纺织技术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染色，出于先民装饰之需，与原始巫术活动相伴，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和意味。

人类在童年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在与自然斗争避显得软弱无力。当先民凭借粗笨的石斧和木棒从事生产活动时，虽不能理解自然界和人生的各种现象，却有着充满朦胧和幻想的思维。他们认为世界上每一种事物都存在“灵魂”，并对其加以人格化的解释。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纺轮

在山顶洞人的合葬墓地里,老年男子、中年妇女尸骨周围均撒上了赤铁矿粉末,这是先民崇拜红色的体现。他们认为红色不仅仅象征血液,还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居之所,从而通过涂饰红色来祈祷死者安眠,灵魂长在。

对红色的崇拜,还体现在原始人的狩猎活动中。初始阶段,猎人将打死猎物的血涂在身上,向同伴暗示,他是猎物的获得者。逐渐地,红色就成为一种特殊符号。部落中有人获得猎物,众人便在身上涂抹红色,欢悦、舞蹈,以示庆祝;狩猎者出发前,以红色涂身,举行仪式,祈求成功;以红色画身,还可取悦异性,因为只有具有战斗力,才能被异性视为英雄。

这种将涂画身体作为神化和美饰自身的行为方式,经漫长发展,演变成可使神秘色彩和图案永久保存的最佳方式——文身。

世界各地原始部落民族大多盛行文身,用以美化自己,威胁敌人,彰显力量,产生崇拜。中国许多民族也都有文身之俗。西安半坡类型人面纹彩陶尖底罐,圆形的人面被分成三部分,上部是两边被染黑的额头,或就是文面习俗的反映。

当上述“有意味”的行为习俗确立后,其本来意义会缓缓隐褪,装饰意义则不断增强。进入新石器时期,原始人已学会手工纺制织物,缝制衣服蔽体保暖,却发现因此而遮盖了文身的花纹,于是文身的色彩、花纹被逐渐转移到衣服上就成为合理的选择。

史前太湖流域为蛮荒之地,土著以渔猎为生,常遭蛇害,因此,吴越先人敬畏蛇神,崇拜龙蛇,遂剪发文乌,灿然成章,仿同蛟龙之状,将避水神。顾颉刚《古史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曾对吴越地区“断发文身”习俗作如下述:“可见楚越一带,因林木的繁茂,土地的卑湿,人类与龙蛇同居,饱受了损害。又可知当时吴越人之所以断发文身,乃是起于保护生命的要求,其效用与动物的保护色相等。”

史前吴地,虽未有彩绣,但诸要素业已具备,灿烂的刺绣文化处于发轫中。

一三、蚕桑史影

先民在生产和生活中,会产生一系列具有信仰色彩的事项。那些口头上产生的语汇或文学,行为上形成的手段或仪式,心理上酿成的某种神秘力量,都是人类思维发展初期“浑沌初开”所致,蚕桑织绣活动也不例外。从神话、古文字、诗歌、俗信切入,是审视织绣活动的另一种角度,可以小观大,印证远古人类的生活图景。

(一) 蚕神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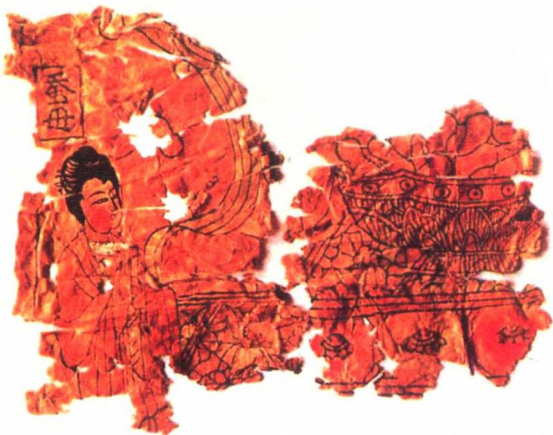
中国蚕桑织绣起源有很多传说,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蚕祖”,即黄帝妻嫫祖,一说是西陵氏之女,一说即西陵氏。相传是她发明了养蚕、缫丝、纺织、制衣,并将技艺授

予子民。

江南也有蚕神，且不止一位，流传甚广的当数马头娘，又称马明皇菩萨、马明王、马明菩萨。关于她的神话，最早见《山海经·海外北经》：“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郭璞注：“言啖桑而吐丝，盖蚕类也。”《荀子·赋篇·蚕赋》也有“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之语，此即是晋以后流传“蚕马”神话的雏型。

干宝《搜神记》卷十四记述了这个神话：“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惟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这个神话，很难以悲喜论，因为它隐含着很多人生道理。故事中为何以马、女、蚕为要素，众说纷纭。笔者以为神话学者袁珂说得有道理，他说：“吾国蚕丝发明甚早，妇女又专其职任，宜在人群想像中，以蚕之性态与养蚕妇女之形象相结合。”（《山海经校注》）马头娘的故事，即由此而来。

太湖流域还流传着蚕姑娘的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太湖之畔有位聪明伶俐的姑娘，



浙江温州国安寺出土的北宋版画蚕母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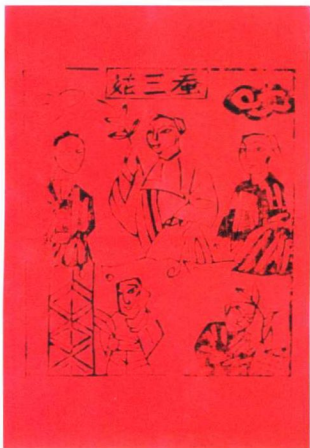
名唤巧姑,为后母所逼,在风雪天到野外割草,在山坳里遇见身披七彩薄纱、美貌无比的七位仙女。她们把紫色桑果和雪白的蚕茧送给巧姑。那蚕茧是由天宫里的仙姑“蚕宝宝”结就,每天清晨,“蚕宝宝”坐在云堆上,将彩霞和天地灵气一起吸入腹内,然后徐徐吐出千丝万缕,再梳理一番,就变成一缕缕闪闪发光的五彩丝线。织女用这蚕丝织成漂亮的绫罗绸缎,供天界神仙之用。巧姑返家后,按仙女嘱咐,将桑果撒到地里,栽桑采叶,用蚕茧孵出蚕蛾,产卵育蚕。经勤喂精养,蚕儿长大上簇,将生命汁液化成一丝一缕,结成一只只洁白如云的蚕茧。

这个故事,表达了蚕户对家蚕的深厚情感。在吴中地区,蚕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蚕宝宝”,那是因为蚕通身是宝,能带来取之不尽的财富。人们爱蚕,以至将它比作家中的婴儿,称为“宝宝”,可见与蚕的亲密关系。

在旧时吴县地方,还有蚕神降临的传说。据《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五引《齐谐记》:“正月有神降陈氏宅,云我是蚕神,能见祭,当令蚕百倍。今人正月半作糕糜,为此也。”又,梁吴均《续齐谐记》有曰:“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上南角,举手招成,成即就之,妇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祭我也,必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后大得蚕。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这说明,吴中地区不仅蚕桑生产历史悠久,且已由图腾到神仙,衍生出种种蚕神崇拜,成为深厚蚕桑文化积淀的有力佐证。

(二)古文字

人们在创造文字时,蚕桑业已有相当规模,不仅把祀蚕神与祀祖先并列,且已设有专门管理蚕事的官职“女蚕”。甲骨文或金文中桑、蚕、丝等文字,均十分象形。“𣎵”,



浙江民间的蚕三姑纸马